

世界名著典藏文库

柳鸣琴 主编



狄更斯集 09 殷企平 编选

董贝父子 下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著 王侗中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狄更斯集 殷企平 编选

董贝父子 下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著 王侗中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董贝父子 / (英) 狄更斯著; 王侗中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5

ISBN 978-7-5426-5098-6

I. ①董… II. ①狄…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5835 号

董贝父子

著 者 /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译 者 / 王侗中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梁清波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032.com>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675 千字

印 张 / 62

ISBN 978-7-5426-5098-6/I · 995

定 价: 69.80 元 (上下册)

目 录

译本序·····	1
作者序·····	1
第一章 董贝父子·····	1
第二章 在极其井然有序的家庭有时紧急事件出现了， 为此采取了及时措施·····	13
第三章 作为一家之主的董贝先生为人与为父的风度·····	25
第四章 在这些奇闻趣事的舞台上又有几个新的人物登场·····	37
第五章 保罗的成长与洗礼仪式·····	51
第六章 保罗又失去了一位亲人·····	71
第七章 托克史小姐的寓所及其情爱一瞥·····	94
第八章 保罗的成长、发展与性格·····	100
第九章 木制海军候补生遭遇不测·····	123
第十章 海军候补生不幸遭遇的结局·····	138
第十一章 保罗走进一个新的环境·····	151
第十二章 保罗的教育·····	167
第十三章 远航消息与办事处的差使·····	187
第十四章 保罗日益不合时宜并回家度假·····	200
第十五章 卡特尔船长的惊人奇谋和沃尔特·盖伊的新职务·····	225

第十六章	海波无时或息的话语·····	241
第十七章	卡特尔为这些年轻人效劳·····	248
第十八章	父与女·····	260
第十九章	沃尔特离别·····	281
第二十章	董贝先生外出旅行·····	295
第二十一章	新面孔·····	310
第二十二章	经理卡克尔先生手中的一件小事·····	323
第二十三章	孤独的弗洛伦斯与神秘的海军候补生·····	345
第二十四章	一颗爱心的潜心研究·····	370
第二十五章	所尔舅舅的奇闻·····	383
第二十六章	过去与未来的阴影·····	393
第二十七章	阴影更重·····	411
第二十八章	改头换面·····	430
第二十九章	奇克夫人的眼睛睁开了·····	442
第三十章	婚礼前的时期·····	455
第三十一章	婚礼·····	473
第三十二章	木制海军候补生悲痛欲绝·····	491
第三十三章	悬殊·····	510
第三十四章	另外一对母女·····	525
第三十五章	一对幸福的佳偶·····	539
第三十六章	新居盛宴·····	553
第三十七章	不止一次的警戒·····	566
第三十八章	托克史小姐重修旧交·····	579
第三十九章	爱德华·卡特尔船长再逢奇遇·····	590

第四十章	家庭关系·····	608
第四十一章	海波里新的声音·····	626
第四十二章	推心置腹和意外事故·····	639
第四十三章	夜深人静的时候·····	656
第四十四章	分离·····	666
第四十五章	可靠的经纪人·····	678
第四十六章	醒悟与思考·····	687
第四十七章	晴空霹雳·····	701
第四十八章	弗洛伦斯出逃·····	723
第四十九章	海军候补生的新发现·····	735
第五十章	图茨先生的诉苦·····	754
第五十一章	董贝先生和这个世界·····	773
第五十二章	秘密消息·····	780
第五十三章	更多的消息·····	799
第五十四章	逃亡者·····	817
第五十五章	磨工罗布失业·····	830
第五十六章	有些人高兴,“斗鸡”却苦恼·····	844
第五十七章	另外一个婚礼·····	870
第五十八章	一段时间之后·····	879
第五十九章	报应·····	896
第六十章	婚事频仍·····	918
第六十一章	宽恕·····	932
第六十二章	尾声·····	947

第三十一章

婚礼

黎明的苍白面孔毫无表情，它哆嗦着悄悄地来到教堂门口，在窗边向里面张望，教堂下面躺着小保罗和他妈妈的遗骸。天寒冷而黑暗。夜色依旧匍匐在路径上，阴沉、忧郁地躲在教堂中大大小小的角落里沉思默想着。岁月如流，无数涟漪不断奔流，拍击着永恒的海岸。又一个涟漪中升起一座座屋舍，屋舍上空耸立着教堂尖塔上的大钟，在灰色的曙色中仿佛一座石制灯塔，隐约可见，记录着大海的流程。但是在屋内，起初，黎明只能向黑暗张望，它看见黑暗就在那里。

黎明在教堂四周有气无力地徘徊着，向室内窥视，为它短促的时辰痛哭悲鸣，泪水洒在窗玻璃上面。靠着教堂墙垣的树木低垂着头，扭动着它们的许多只手，与它同悲。在黎明面前，夜色变得苍白了，它渐渐退出教堂，但却久久地停留在下面的墓穴里，坐在棺材上面。一会儿，明亮的白天翩然来临，尖塔上的大钟给照得闪闪发光，塔尖披着红彩，黎明的泪水干了，它的悲泣已经止息，它把夜晚逐出其最后的栖息之地后，慌慌张张地溜入墓穴里，一脸恐怖地藏死在死者堆中，待夜晚焕然一新地重回原地时，再把它赶出去。

耗子们一直不停地在祈祷书上爬来爬去，其殷勤的程度胜过这些书的主人，它们尖细的牙齿把那些跪垫咬得支离破碎，人的膝盖的摩擦也不至于造成这样的破坏。现在，一听到教堂的门砰砰地响，这些耗子们就闪着雪亮的眼睛躲进洞里，慌慌张张地挤在一起。这时，那位很有权势的牧师助理一大早同教堂司事一起来了。那个矮

小的教堂领座员米弗太太也气喘不止地等在那里，她是一位非常干瘪的老太太，衣服单薄，不管在身体的哪一部位都不到一英寸厚，她在教堂门口等着牧师助理已有半个小时之久，这是她的职务所需要做的。

米弗太太的面孔酸气十足，她戴着一顶十分寒酸的帽子，饥渴的灵魂一心想获得六便士和几枚先令的收入。她带着一种神秘的气氛，招呼三三两两的人们，叫他们走进教堂入座。米弗太太的眼里有一丝藏而不露的目光，好像是说她总是知道还有更加舒适的座位，不过她说不准能不能收点费？至于米弗先生，似无其人，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出现过，而米弗太太也不愿提起他。看来他对教堂免费入座的做法颇有微词。虽然米弗太太但愿他早日归天，她还不能就这么说。

这天早晨，米弗太太在教堂门口忙着打扫，拍打着圣坛上的布、地毯和坐垫，抹去灰尘；她还大谈特谈即将举行的婚礼。米弗太太听说新买的家具和屋内的装潢换新至少需要整整五千英镑的耗资，好像是只花了一便士似的，不算什么；她还听说，根据最权威的消息，这位小姐自己身无分文，连一枚六便士的银币都没有。米弗太太还记得那第一位妻子的葬礼，以及那小孩的洗礼仪式与其不久之后的葬礼，犹如昨日发生的事情。这时她想起新婚夫妇和参加婚礼的宾客就要来了，她说她马上要去把墓碑用肥皂水擦洗干净。牧师助理桑兹先生一直坐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晒太阳，在冷天，他一般不做什么事情，只是坐在炉旁取暖。他对米弗太太的话很有同感，他问米弗太太可曾听说这位新娘是一位绝代佳人。米弗太太听到人家是这么说的。牧师助理桑兹先生虽然性格守旧、体态臃肿，但是对女人美貌的赞慕之情却始终不渝，他津津有味地说，她是一位倾国倾城的一流美女呵；这句话如果不是出自牧师助理桑兹先生之口，在米弗太太听起来是很有点言过其实的。

这时，董贝先生的屋子里正是热气腾腾，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妇女，四点钟以后她们就没有再合眼睡上一会儿，六时之前全部

穿戴整齐。托林森先生比平时更受到女仆的垂青。早餐时厨娘说一个人结婚了，许多人也要跟着办了，这句话女仆可不相信，她觉得这绝不可能。对于这个问题托林森先生没有发表意见，因为他正为了新招来一个满脸连鬓胡子的外国人而感到几分悻悻然，他自己的两鬓却是光溜溜的。这个外国人是特别雇来准备跟随幸福的新婚夫妇前赴巴黎，此刻他正在忙着把行装放上新购置的马车。关于这位人物，托林森先生不假思索地说，他还没有听说过外国人会带来什么好事情，娘儿们讲他这是偏见，他即刻说，你们看看那些外国人中带头的拿破仑·波拿巴^①吧，他老是在干什么勾当！听了这句话，女仆说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布鲁克街上一间阴沉的房间里糕饼师傅忙着做糕饼，而那几个很高的年轻人却忙着在一旁观看。有一位很高的年轻人已经闻到雪利酒的气味，他的眼睛几乎要纹丝不动地固定在他脸上，茫然地凝视着物体，仿佛根本没有看见它们似的。他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缺点，便对他的伙伴说这是由于“酒桶”的缘故。其实这位很高的年轻人是想说因为“激动”的缘故，但是他口齿含糊，发音不清楚。

敲钟的人已经知道即将举行婚礼，肉铺里和铜管乐队里的人也知道了。敲钟人在巴特尔桥附近的一处偏僻的地区练习敲钟；肉铺里卖肉的人由他们的老板同托林森先生联系，开了个价，做一笔生意；铜管乐队里诡计多端的长号手躲躲闪闪地守候在拐角处，看到有哪一位出卖灵魂的商人走过来，便向他行贿以便了解他们早餐的地点和时间。企盼与激动的心情在人们中间扩展开来，范围越来越广。从巴尔斯池塘，佩契先生带着太太来和董贝先生的仆人们消磨一天，准备偷偷摸摸地跟着他们去见识一下婚礼的场面。在图茨先生的住地，图茨先生打扮得十分显眼，仿佛他自己做一位新郎是足足有余的，他决定置身于楼座里一个隐秘的角落观看辉煌的盛典，而且把“斗鸡”也带过去，因为图茨先生的一门心思就是想把弗洛伦斯指给

①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皇帝。

“斗鸡”看，然后就在那里直言不讳地同他说：“现在你看，‘斗鸡’，我不会再骗您了吧，我好几次跟您提起的那位朋友就是我本人。董贝小姐就是我的心上人。‘斗鸡’，对于这件事情您现在有什么看法，您现在有什么好主意？”这位将会惊诧不已的“斗鸡”此时正在图茨先生的厨房里，把喙伸进一只烈性啤酒杯中，啄着两磅重的大块牛肉。在公主路上，托克史小姐正在忙着，她虽然凄苦万分，却也想把一枚先令放在米弗太太的手上，以便在一个冷僻的角落里找一个座位，去看看对她来说既令其着迷又十分残酷的婚礼。木制海军候补生的屋子喜气洋洋，卡特尔船长脚上套着短筒靴，身上穿着宽领子衬衫，正坐着在吃早饭，一边听着磨工罗布根据他的指示给他预先诵读婚礼仪式，以便可以充分了解他即将目睹的庄严场面。为此目的，船长时不时地严肃命令他的牧师要“转过去”，或者要他“把这一条再念一下”，或者叫他只要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就是，至于祈祷结束时的“阿门”^①则让他这个船长来念。磨工罗布每次停顿，船长都要兴高采烈地大声念着“阿门”。

此外，仅仅董贝先生的这条街上，就有二十位保姆答应让二十家的小妇人去参观婚礼，这些小妇人还在摇篮的时候对婚礼就已兴味盎然了。牧师助理桑兹先生肥胖的身躯坐在教堂前的台阶上晒太阳，他在等着婚礼举行的时刻到来，他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在恪尽其职。诚然，米弗太太有理由把一个怀中抱着一个胖娃娃的可怜的小女孩愤怒地从教堂的门廊里赶走，因为她站在那里向里面张望！

表兄菲尼克士为了参加婚礼，特地从国外回来。四十年前表兄菲尼克士是一位交际场上的花花公子，而现在他的身材与风度依旧充满着青春气息，衣着打扮十分讲究，所以当不相识的人看见他脸上隐隐约约的皱纹和眼角边的鱼尾纹时，看见他穿过房间之际步态歪歪斜斜，竟不太清楚如何笔直走过去时，他们很感惊异。但是表兄菲尼克士七時半左右起身时的样子和他打扮入时的仪表却迥然不同，当

① 阿门：祈祷圣歌的结束语，意为“诚心所愿”。

他在伦敦西区邦德街的朗家宾馆修脸时，他的脸色确是很阴沉的。

董贝先生离开了他的梳妆室。楼梯上的一群妇女见了他走过来便在一阵沙沙的裙裾声中急忙向四处散开，只有佩契太太因为身里有喜（不过她老是有喜的）动作不灵敏，没有来得及躲开，便和他照了个面，行屈膝礼时她因为心里慌张差点昏倒。但愿上天保佑佩契一家，不要让他们遭遇厄运！董贝先生走进客厅等待良辰的降临。他的衣着十分华丽，新做的上衣颜色澄蓝，裤子呈浅黄色，马甲则是淡紫色的。屋里的仆人们悄悄地说董贝先生的头发也拳曲了。

响起了两下敲门声，少校来了。他的穿着也很讲究，上衣的纽扣眼里放了一枚天竺葵，他的头发，经过本地人的经心梳理，给弄得弯弯曲曲，服服帖帖。

“董贝！”少校一边伸出双手一边说，“您好！”

“少校，”董贝先生接着说，“您好！”

“呵，先生，”少校说，“今天早上乔伊·贝心情真好，先生，”说到这里他狠狠地敲了一下胸膛，“他心情真好，先生，真见鬼，董贝，他真有点想趁此机会也结婚，先生，他想娶那位妈妈。”

董贝先生笑了一笑，但是即使对于他来说，脸上的笑意还是很轻微的，因为董贝先生觉得那位妈妈就要做他的岳母了，对岳母大人是不能开玩笑的。

“董贝，”少校见此情状便说道，“我祝您愉快。董贝，我恭贺您。老天爷做证，先生，”少校说，“今天在英国您是最受人羡慕的啦！”

对于这一点董贝先生表示赞同，但也是很有节制的，因为此项莫大的荣誉他是准备给一位夫人的，无疑只有她才应该受到最大的羡慕。

“至于伊迪丝·格兰格，先生，”少校继续说，“在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不想，先生，请您让贝格斯托克再加上这么一句——为了能取得伊迪丝·格兰格的地位，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把她的耳朵以至于她的耳环奉献出来的^①。”

① 英文中 give one's ears，意为不惜任何代价，直译为不惜牺牲自己的耳朵。狄更斯在此作了引申。

“您这样说真够交情，少校。”董贝先生说。

“董贝，”少校说，“您是知道的。我们不要转弯抹角了。您是知道的。您知道还是不知道，董贝？”少校差不多要发火了。

“哦，真的，少校——”

“哎呀，先生，”少校顶嘴说，“您知不知道这个事实，还是根本不知道？董贝！老乔是不是您的朋友？我们相处是不是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董贝，好让老乔瑟夫·贝这样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可以名正言顺地畅所欲言，先生？还是要我，董贝，保持一定的距离，彬彬有礼地相处，不要过于亲密？”

“我亲爱的贝格斯托克少校，”董贝先生满怀高兴地说，“您非常热心。”

“天老爷做证，先生，”少校说，“我是很热心的，乔瑟夫·贝不否认，董贝。他是很热心的。在这个时候，先生，在老朽的乔·贝这个百病缠身、千疮百孔、令人生厌、筋疲力尽的半死不活的枯骨里还剩下的实实在在的热情一股脑儿全都要迸发出来了。我告诉您，董贝，在这样的时候，一个人心里怎么想，他是一定要冲口讲出来的，除非把一个口络套在嘴上。乔瑟夫·贝格斯托克当着您的面要告诉您，董贝，他在您背后也是这样告诉俱乐部的，凡是牵涉到保罗·董贝的事情他是绝不会缄口不言的。好吧，真见鬼，先生，”少校讲到最后声音非常坚定有力，“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少校，”董贝先生说，“请您务必相信我十分感激您。我不想遏制您对我过分厚爱的友谊。”

“并不是过分厚爱，先生！”少校不以为然地说，“董贝，我不同意您这样说。”

“那么，不管怎么样，”董贝先生接着说，“就说是您的友谊吧，少校。此时此刻我决不会忘记我对您万分的感激之情。”

“董贝，”少校说着做了一个恰当的姿势，“这是乔瑟夫·贝格斯托克的手，先生，这是心直口快的老乔伊·贝的手，也许您更喜欢第二种讲法吧！已故的约克公爵殿下对这只手恩礼有加，先生，他

曾对已故的肯特公爵殿下说起这只手，他说乔希的手可不简单哪，那是一位硬汉子的手，也许是一位精明能干的老流浪汉的手呢。董贝，但愿此时此刻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愿上帝保佑您！”

此时，卡克尔先生走进来了，他的衣服也很华丽，满脸笑容，俨然一副特邀嘉宾的姿态。他向董贝先生一再表示道贺，紧紧握着他的手不肯放下；同时他拼命摇晃着少校的手，他的声音从牙缝里流泻出来，也随着摇动的手臂而震颤。

“今天真是良辰吉日，”卡克尔先生说，“多么天朗气清、气候宜人呵！我想我来得一点也不晚吧？”

“准时得很，先生。”少校说。

“那我实在太高兴了，”卡克尔先生说，“本来我担心恐怕会迟到几秒钟，因为路上碰到一连串的马车给耽搁了。我还不揣冒昧地绕了个弯儿到布鲁克街去了一趟，”这是对董贝先生说的，“买几朵微不足道的珍贵鲜花送给董贝夫人。像我这样地位卑微的人竟会得到邀请来参加盛典，我能以这小小的礼物表示敬意和忠诚，至感荣幸。我知道价值连城、辉煌灿烂的珍品董贝夫人是应有所有的，”说到这里他奇怪地望了一下他的恩主，“但我希望我的寒碜的小礼能使她喜欢。”

“我相信，未来的董贝夫人，”董贝先生和气地说，“对您的关心是会非常赏识的，卡克尔。”

“要是她今天上午就要成为董贝夫人的话，先生，”少校放下咖啡杯，看了一下表说，“那我们就该走了。”

董贝先生、贝格斯托克少校和卡克尔先生乘着一辆四轮马车向教堂进发。牧师助理桑兹先生从台阶上站起，手上拿着三角帽恭候着。米弗太太行了个屈膝礼，请他们到法衣室坐坐。可是董贝先生宁愿待在教堂里。当他举目望着风琴的时候，楼座上的托克史小姐立刻躲到一座纪念碑上小天使肥胖的腿后面，这位小天使的面颊如同小风神的脸孔，圆滚滚的。正好相反卡特尔船长站了起来，挥动着手钩表示欢迎和鼓励。图茨先生手捂住嘴，悄悄地告诉“斗鸡”，

中间那位穿淡黄色裤子的先生就是他心爱的姑娘的父亲。“斗鸡”用嘶哑的声音轻轻地对图茨先生说，他还没有见过像这位先生这样古板僵硬的，不过只要略施巧计，在他马甲上狠击一拳，就可以叫他马上弯腰曲背。

桑兹先生和米弗太太在稍远处凝神望着董贝先生，等听到渐渐走近的车轮声音，桑兹先生便跑出去了。董贝先生看见楼上那位好强自负、失魂落魄的人正向他殷勤致意，便掉转头，他的目光正好与米弗太太的相遇。米弗太太很优雅地行了个屈膝礼，告诉他，他的“新娘子”恐怕已经来了。不久门口挤了许多人，在窃窃私语，这位新娘子迈着傲慢的步子走了进来。

在她的脸上看不见昨夜痛苦的痕迹。她曾经双膝跪下，把她的头无拘无束地靠在那位熟睡着的女孩的枕上，那种优美的忘情姿态今天已全然不见了。那个女孩此刻正在她的身边，温柔可爱，与她自己傲慢、鄙夷的身姿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平静、挺立地站在那里，所思所想，难以捉摸，举止庄严，仪态万方，风姿迷人，光彩夺目，然而对她所引起的羡慕她却不屑一顾，踩于脚下。

牧师助理桑兹先生悄悄地走到法衣室去找牧师和执事，他们便停了下来。趁此机会，斯库顿夫人同董贝先生谈起来，这次她的声音比平时更响更重，她一边讲着一边靠近伊迪丝。

“我亲爱的董贝，”这位好妈妈说，“我看只好放弃亲爱的弗洛伦斯，让她回家去住了，是她自己提出要回去的。今天我的损失可大啦，我亲爱的董贝，我感到我的情绪会很不好，即使和她在一起也不顶事。”

“让她跟您住在一道，不是很好吗？”新郎接着说。

“我看不行，我亲爱的董贝。不行，我看不行。我还是一个人住好。而且，你们回来后，我最最亲爱的伊迪丝自然是她时刻不离的保护人。伊迪丝管的，我最好不要插手，恐怕这样好一些，不然她要妒忌的。是不是，亲爱的伊迪丝？”

慈爱的妈妈说这句话时捏了捏她女儿的臂膀，也许是很想引起

她的注意吧。

“讲真的，我亲爱的董贝，”她继续说，“我要放弃我们亲爱的孩子，不把我自己的苦恼传染给她。我们刚才已经讲好了。她完全懂得，亲爱的董贝。伊迪丝，我亲爱的，她完全懂得。”

这位好妈妈又捏了一下她女儿的臂膀。董贝先生没有再表示异议，因为牧师与执事已到，于是米弗太太和牧师助理桑兹先生带着这一行人到圣坛栏杆前面，各就各位。

“谁把这位新娘交给这位新郎？”

此人就是表兄菲尼克士，他是特地从德国风景胜地巴登—巴登^①赶来的。”他妈的，”好性子的表兄菲尼克士说，“家里真的弄来了一个伦敦富商，我们得好好关照关照他，我们得为他效点劳。”

“我把这位新娘交给这位新郎。”表兄菲尼克士说。表兄菲尼克士本想一直走过去，可是因为两条腿不听话结果走偏了路，差点把另外一个女人交给新郎，就是说差点把那个伴娘交给新郎了，这个伴娘有些地位，是这家的远亲，比斯库顿夫人小十岁。幸好米弗太太用她那顶苦行僧的帽子挡住了他的去路，巧妙地让他掉转身来，像踏着脚轮一样冲到那位“新娘子”的前面。就这样表兄菲尼克士把这位新娘交给了这位新郎。

苍天在上，他们是不是愿意——

是的，他们是愿意的。董贝先生说愿意。伊迪丝怎么说呢？她也愿意。

于是，从这一天起，不管是富如五车或者一贫如洗，不管是疾病缠身或体魄康健，他们将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生死相依，他们相互山盟海誓，遂正式结为夫妻。

他们来到法衣室，新娘在结婚登记簿上以坚定而潇洒的字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到这里来的女士们，”米弗太太行了个屈膝礼说——在这种时候，谁要是看她一下，她那苦行僧的帽子就会往下

^① 巴登—巴登：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城市，19世纪时成为欧洲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的疗养胜地。

一沉——“像这位新娘子写一手这么漂亮的字是不多的！”牧师助理桑兹先生觉得这个名字的确写得潇洒得很，字如其人呵——不过他这句话只是自己心里想想的。

弗洛伦斯也签了名，但无人赞赏，因为她的手在发抖。一行人都签了名——表兄菲尼克士最后一个签名，他把他那高贵的名字放错了地方，把自己写成当天早晨刚出生的婴儿。

现在，少校很潇洒地吻着新娘，向她祝贺，并把作战的计谋也用来对待在场的各位妇女，虽然斯库顿夫人在这圣殿中尖声地叫着，很不容易吻得上，他仍旧不把她放过。随后表兄菲尼克士跟着干了，甚至于董贝先生也仿效起来。最后，卡克尔先生终于露出闪闪发光的雪白牙齿，朝伊迪丝走过去，那样子看起来与其说想尝一尝她嘴唇上的蜜汁，倒不如说他是很想咬她一口。

她骄傲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她的眼睛里露出一道光芒，见此情景他照理是应该就此止步的，但是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他照样向她表示祝贺并希望她一生幸福。

“对于这样的联姻，”他轻声地说，“但愿美好的愿望不是无足轻重的。”

“谢谢您，先生。”她翘着嘴唇，胸脯起伏地作答。

但是，伊迪丝是不是还像那天晚上当她知道董贝先生会回来向她提亲时那样，觉得卡克尔对她洞察一切，了如指掌？是不是由于这个缘故，她更加感到无地自容？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她的傲气在他的笑容之下变得烟消云散，就像霜雪在紧握的手中顷刻融化？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她那傲气凌人的目光在遇到他的眼睛时便匆忙垂下，落在地上？

“我很荣幸地看到，”卡克尔先生说着恭顺地低垂他的颈项，可是他的眼色和露齿而笑的神情使这句假话完全露了底，“我很荣幸地看到我的微贱的礼物得到董贝夫人玉手的宠爱，使它在这个欢欣鼓舞的时候占据了这样宠幸的地位。”

她虽然点了一下头作为回答，可她的手在一瞬间的动作似乎是

想把那些花扯得粉碎，轻蔑地扔在地上。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去挽住新婚丈夫的手臂，他正站在近旁，和少校谈着话。她又恢复了骄傲的气派，纹丝不动，沉默不语。

马车又等在教堂门口了。董贝先生的新娘挽着他的手臂，跟着他穿过等候在台阶上的二十家小妇人，每一位小妇人从此时起都不会忘记她的每一件服饰的式样与颜色，而且把她的洋娃娃也照样打扮起来，仿佛是天天在结婚似的。克娄巴特拉和表兄菲尼克士走进同一辆马车。少校把弗洛伦斯扶上第二辆马车，随后是那位差点给当作新娘的伴娘也上去了，接着是少校自己，少校之后就是卡克尔先生。马儿蹦蹦跳跳，腾空跃起。身穿新制服的马车夫和仆人身佩飘带，手拿鲜花，熠熠生辉。在辚辚车声中他们迅疾地穿街越巷。走过时，成千上万人的脑袋掉转过来朝他们观看，成千上万人，因为那天早晨没有举行婚礼，为图报复，便摆出一副庄严的道德家的架势，说这些人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这种幸福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一切归于静寂之后，托克史小姐从小天使的腿后面出来，从楼座徐徐下去。她的眼睛哭红了，手绢给泪水沾湿了。她受了伤害，但还没有激怒于胸，她希望他们幸福。她承认新娘的确是漂亮的，而她自己的确是相形见绌的，她的容貌已经黯然失色了，但她的脑海里依旧浮现着董贝先生尊贵的仪表，淡紫色的马甲和浅黄色的裤子。托克史小姐在回往公主路时，又在面纱后面哭了起来。卡特尔船长以虔诚而粗犷的声调跟着大家一起吟诵全部祈祷文和阿门，感觉到大有裨益，手上拿着油光光的帽子，怀着平和的心境漫步于教堂之内，朗读着纪念小保罗的墓志铭。充满浪漫情怀的图茨先生在忠诚的“斗鸡”的陪同下带着爱情的痛苦离开了这座教堂。“斗鸡”还没有想好赢取弗洛伦斯的计划，不过起初的想法他是牢记在心的，他觉得给董贝先生的马甲上狠击一拳叫他弯腰曲背站不起来，这才是朝着正确方向的一步。董贝先生的仆人们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了，正准备冲向布鲁克街，却碰上佩契太太顿感不适，给吓了一跳，便停了下来，暂时不去了。佩契太太要喝一杯水，喝了水之后她很快